责任编辑　佳　言
装帧设计　但汉琼

ISBN 7-5347-2530-5/Z・163
定价：21.00 元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丰子恺　含着人间情味

钟桂松　著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丰子恺　含着人间情味
钟桂松　著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
李　辉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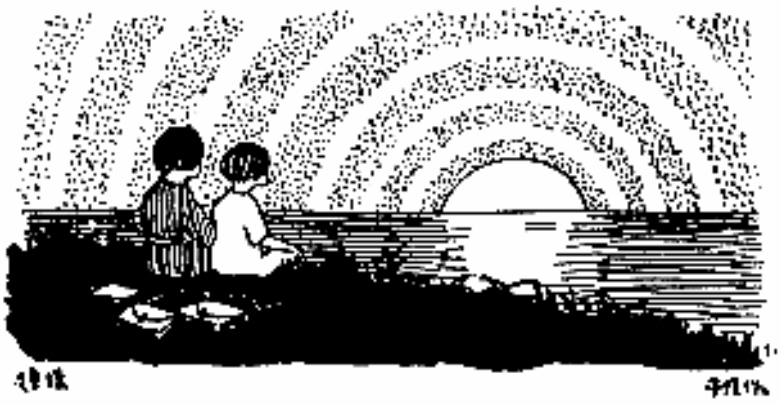
丰子恺

含着人间情味

钟桂松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对丰子恺先生的认识，是从照片开始的，照片上的丰子恺亲切、和蔼，从身材到脸庞都是一副让人尊敬的艺术家的风采，尤其是他那一撮飘逸的胡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人风采——一位有艺术造诣也有铮铮骨气的人物。

后来又从他的《缘缘堂随笔》等散文中进一步了解了他，我的想象和照片上差不多，但从其散文中展示出来的内心世界、精神境界、学识学养却比照片丰富得多，其形象也渐渐在我脑海里高大起来，慢慢地形成一座山！心想，像丰子恺这样博学多

丰子恺一九六二年在上海。



一个人的灵魂能够保持住小孩时代的天真,活泼，并不跟着年华的长大而硬化,是可喜的，是值得庆贺的。如果以季节来形容丰先生的话，不妨采用“秋天里的春天”这一句。

季诚性

才的艺术家,多少年才产生一个?

再后来,读他的漫画,读他的专著,读他谈绘画、谈文学、谈宗教、谈音乐的文章,惊叹一个人怎能在艺术的方方面面都取得这么大的艺术成就！这样的人物用今天的话来讲是通才,诚如丰先生的高足潘文彦先生所言,丰子恺先生“一生乃萃艺术于一身,为学成就,堪称博大精深,多才多艺。于绘画、音乐、书牍、金石鉴赏、建筑艺术、艺术理论、散文创作、古典诗词等等,无不精通,别具风格,自成一家。又兼通晓日、英、俄、法、德诸国文字,译著等身,初步统计,不下百数十种。如此艺才,不



摄于 1918 年，丰子恺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

我先从子恺的人品谈起，因为他的画品就是他的人品的表现。一个人须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作品。子恺从顶至踵，浑身都是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论笑貌，待人接物，无一不是艺术的，无一不是至爱深情的流露。

朱光潜

惟国内文艺史所罕见，实为世界艺坛所稀有”。丰子恺生前对马一浮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读过丰子恺全部作品后，人们对丰子恺先生也会五体投地的。他一生出版了一百六七十部著作，且门类涉及方方面面，在二十世纪群星灿烂的文艺界中也可称得上佼佼者了。潘君所言“罕见”、“稀有”，绝非虚言。

丰子恺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位少有少见的伟大艺术家，一个对生活倾注了全部热情的佛教居士，一个有真情有真爱有真缘有真悟的人！

我有幸为丰子恺同乡，也有幸长期在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子恺故乡工作过，曾数百次地陪同丰子恺的敬仰者去石门缘缘堂参观。所以确切地说，我是通过丰子恺乡亲故里认识丰子恺的。

丰子恺对自己的出生地——浙江石门这一方土地是一往情深的，“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丰子恺把一生浓浓的亲情、乡情、友情都留给了故乡，留给了魂牵梦萦的缘缘堂！童年时代，丰子恺早慧的记忆里，留下的都是充满童趣而且美好的往事，无论是镇上的富家子弟还是乡间的贫穷孤儿，在年幼的丰子恺的视野里，都是平等的，少年的丰子恺生性文静而羞怯，只嗜好绘画和看书，连站到店门口临河石条上的胆量都没有，但他对同年伙伴

> 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它位于浙江北部的大平原中，杭州和嘉兴的中间，而离开沪杭铁路三十里。这三十里有小轮船可通。每天早晨从石门湾搭轮船，溯运河走两小时，便到了沪杭铁路上的长安车站。由此搭车，南行一小时到杭州；北行一小时到嘉兴，三小时到上海。
>
> 丰子恺

今日石门湾。



的勇敢和胆魄,表示了极大的敬意。贴隔壁的小伙伴王囡囡带着丰子恺去钓鱼、摆擂台、爬树、放纸鸢,在丰子恺幼年的记忆里留下了快乐和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王囡囡渐渐大起来,和我渐渐疏远起来”,丰子恺对王囡囡小时候叫他“慈弟”长大后改叫“子恺先生”,曾经感慨万端,唏嘘不已!少年时代的丰子恺,对人间的曲直是非,真善美、假丑恶已有了自己的判断标准。一个卖柴把称的阿庆,因为他的二胡拉得好,丰子恺称他为小镇上的音乐家,对他称誉不已。而每天上午喝醉酒后在惇德堂染坊门口木场桥上边走边骂的癞六伯,在他眼里是个善良朴实的人——事实也如此——因而受到



今日缘缘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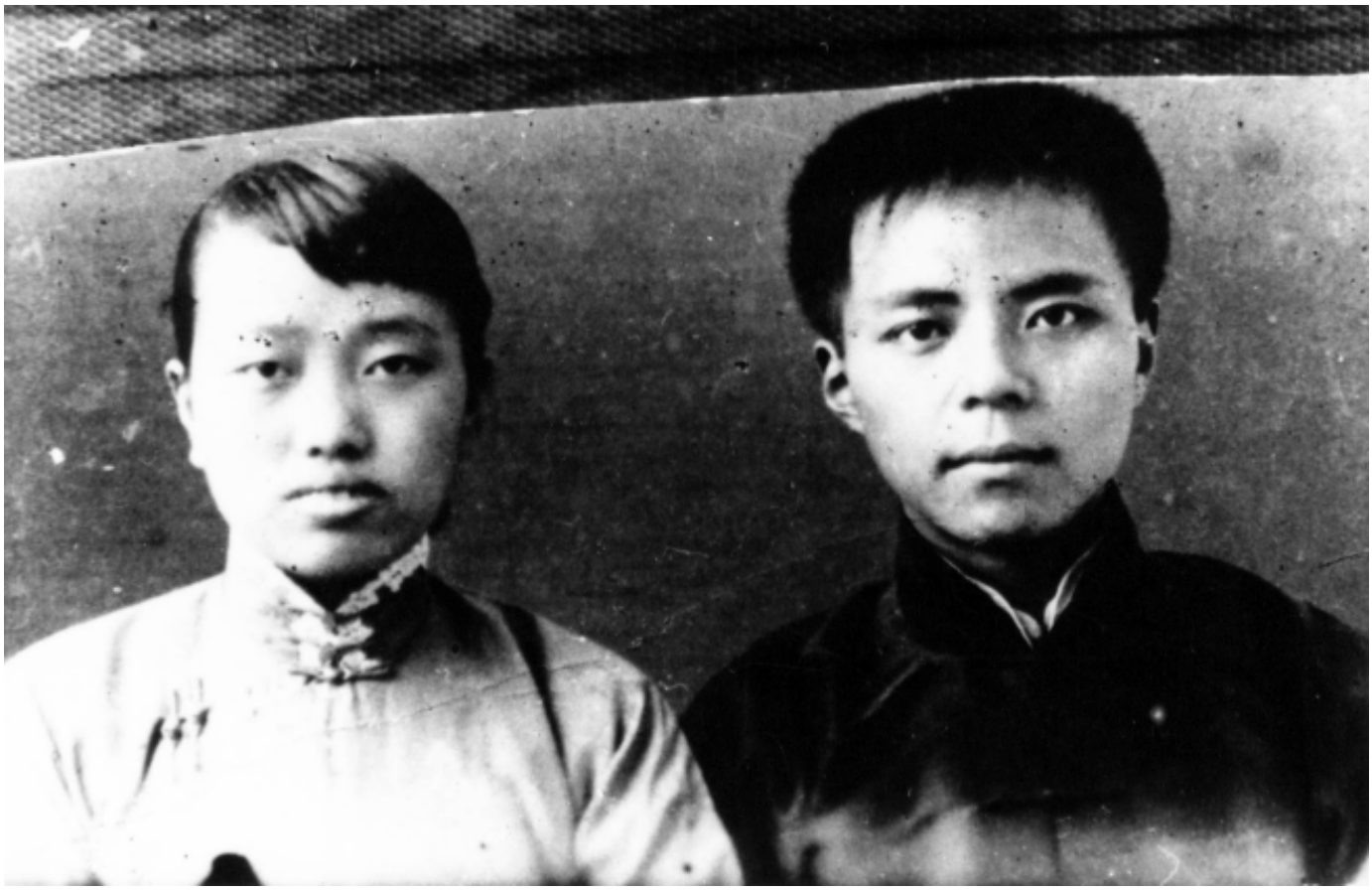




丰子恺年幼时与姑母丰满红合影　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丰子恺留下的最早的照片。

少年丰子恺的尊敬。

在丰子恺的童年时代，家庭并不富裕，父亲中了举人却因母丧而丁忧在家，不能出门做官觅职，家庭经济仅靠一染坊支撑。后来父亲过早地去世，家境因人口众多而日显窘迫，少年丰子恺全靠自己的聪慧和努力而赢得石门湾长辈和同伴的敬重。小学里每次考试他都名列第一；他的绘画成了同伴们争抢的对象，后来甚至老师也请他画了张孔子像，挂在堂上让全班同学去礼拜，包括画像的作者丰子恺



丰子恺、徐力民夫妇 1919 年初结婚时的合影。

故乡旧家的毁灭，对于丰先生来说是痛苦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对丰先生的思想和生活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连年烽火磨练了一位与社会有某些隔膜的作家，促使他结束了宁静的生活，走向时代，走近人民。

姜德明

也不例外。

正因为故乡给了丰子恺这么多快乐的记忆，他对故土有这般深厚感情，他的恋乡情结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我一直在想，解放前，像他这样可以云游四方的自由艺术家，何以总是故土难离，过几年总要回石门湾住一段？看过他一些有关故乡的散文、漫画，看过他回忆自己童少年时代的往事，也就释然了。由此而想到 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那一年，侵略者的炮火也烧到这个毫无设防也无法设防的平静的江南水乡古镇，一个下午惊天动地的轰炸，石门湾一下子变成一个死镇，据说那天下午死了三十五个人！日

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暴行，让丰子恺这个平时连蝼蚁也不伤的善良的艺术家心愤难平。为了躲避战乱，他带着全家老小十余口离开了古镇，去乡下亲戚家里避难，此时，他内心的苦痛是难以形容的。他觉得自己靠了一个亲戚租到一条船，使全家得以逃难，而左邻右舍众多的乡亲们又怎么办呢？他恨不得能用一只大船将全石门湾的所有乡亲一起载走，使他们免遭日寇蹂躏！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却是丰子恺真情的流露。逃难的路上，一位摇船的民工被拉夫，当时丰子恺对这



三十年代丰子恺全家在乌镇。





岳父家是崇德县望族，抗战前丰子恺与岳父家人合影。



个民工许诺说，你先去一下，我们在塘栖等你。民工去不去，由不得丰子恺，但这个想当然的允诺，却让丰子恺后悔了一辈子，因为船到塘栖，兵荒马乱，根本无法泊岸等待，只能随水而去。所以丰子恺认为自己食言，认为自己愧对这位小乡亲！

丰子恺带着对乡里乡亲的这份感情走遍大半个中国，也带着它走过自己的一生一世。直到晚年他依旧乡情浓浓，心中眷恋的依然是生他养他的那个地方。

1975 年的春天里（后来才知道这年也是 1898 年出生的丰子恺生命的最后一年），丰子恺回故乡成了石门湾里的特大新闻，自从他称之为“秦始皇拿阿房宫来换都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肯换”的缘缘堂三十年代被日本炸弹毁掉之后，丰子恺再也没有回过这个江南小镇。三十多年的离别，三十多年的牵挂，丰子恺在垂暮之年重寻散落在故土上的感情，委实有点悲壮的意味。那是个春雨潇潇的日子，丰子恺坐火车先到长安，然后坐乡下外甥摇来的小船，直奔石门乡下——当年逃难第一站——南深浜。南深浜这个水乡村坊里，有他胞妹雪雪，他要去做一番“大客人”。

从长安下车坐船回乡也许是丰子恺有意安排的，这条回家的路，丰子恺青少年时代是经常走





用了两千元钱，去日本学习十个月，金尽而返国，因此丰子恺戏言：“称为留学嫌太短，称为旅行嫌太长。”这是他刚从日本回来时拍的照片。



1975 年重游故里，丰子恺与学生胡治均合影于西竺庵小学旧址。当年丰子恺在这所小学里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六十多年前的歌声、琴声是否仍留在老人的记忆里？

天天细雨蒙蒙，把我们留住在南深浜农村里，可是石门镇上却天天传出：“今天丰子恺要到镇上来了。”等着，等着，没有来。天天这样传着，天天不见人来。

胡治均

的，从长安火车站到石门湾的不到三十里的水路，给丰子恺留下了太多的记忆。还记得他幼年里一次午睡醒来，发现祖母已独自去崇德镇上做客了，他便又哭又闹，无奈由染坊里的工人祁官抱着背着，走了十八里路，赶到崇德亲戚家。一路上，一边是运河的碧波，船来舟往；一边是桑地稻田，阡陌纵横；更远处是一个连一个的村庄，景色诱人。趴在祁官背上的丰子恺不再哭泣，满心欢喜地看着满眼新鲜的乡村和运河风景，不停地问祁官：村庄过去是什么，再过去是什么？这种没完没了的追问，弄得祁官只好说不知道。

三十年代初，即 1934 年，杭嘉湖一带发生

1975 年丰子恺回故乡时与众亲友合影。





1957 年，与（左起）堂兄丰嘉林之妻、姐丰满、妻徐力民、堂姐丰月秋及友人之母在上海日月楼门口。



丰子恺为朱自清诗文合集《踪迹》所作封面画。

了二十世纪罕见的大旱，民谚有“民国廿三年，运河底朝天”。丰子恺去杭州去上海，也是沿着这条路来回的，当时河水浅得只容得下几只小船慢慢来往，河边架满了浇田的水车，沿途一排排水车及农民不停踩动水车的双腿，成为一道苦难的风景，在丰子恺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他坐在船舱里，望着此时此景，想起都市里舞场上那和着音乐有节奏摆动的大腿，对比之强烈触目惊心，后来他把这种感受诉诸笔墨，创作了《云霓》这样一幅漫画。

几十年后，已是暮年的丰子恺又坐船行进在年轻时常走的路上，他当时会想些什么，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丰子恺为三姐丰满剪发后摄。

当我的小舟停泊到石门湾南皋桥堍头上的时候，我举头一望，疑心是弄错了地方。因为这全非石门湾，竟是另一地方。只除运河的弯没有变直，其他一切都改样了。

丰子恺

后人无法猜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触景生情，他一定会感慨万千。人生如梦，一生光阴竟在倏忽间由早晨变成黄昏！

只有乡亲们依然热情如火，这乡情使丰子恺找回了人生的早晨！快到南深浜河岸时，自发拥来的几百个乡亲挤在河两岸，相互间打听着“哪一个”，用朴实真诚的笑容迎接这位石门湾里出去的艺术大师。乡亲们朴实得连鼓掌都不会，但挂在脸上的笑容、发自



坐落在石门湾的丰子恺故居。

须臾，正东走过来说：“到了。”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指向前方大约二百米处，我顺着他的指头看去，不禁大吃一惊。我带着惊异的眼光问正东：“这两岸，都是……”正东首肯地答道：“是呀！都是我们的村里人，都要见见娘舅。”他接着为难地又说：“我们总算保密了。但消息还是给泄露了。”原来这是一群自愿的、朴素的欢迎队伍，总有一二百人，有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有衣着楚楚像是经过打扮的，也有连锄头铁搭还未放下而挤在人群之中的。船越撑越近，“夹河”欢迎者的笑脸，迎面而来。等到我们上了岸，年老的纷纷过来，向先生问好招呼。他们是那样亲切，那样真挚。这一感人的镜头，在我脑子里，久久不能磨灭。

胡治均

内心的真诚比掌声胜过许多倍！丰子恺的弟子胡治均是陪同丰先生回故乡的人之一，他用文字描绘了那天的场景：这个自愿的、朴素的欢迎队伍，“总有一二百人，有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有衣着楚楚像是经过打扮的，也有连锄头铁搭还未放下而挤在人群之中的。船越撑越近，‘夹河’欢迎者的笑脸，迎面而来。等到我们上了岸，年老的纷纷过来，向先生问好招呼”。

丰子恺陶醉在浓浓的乡情里，同时，一股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